

## 鄰舍關係不如前

過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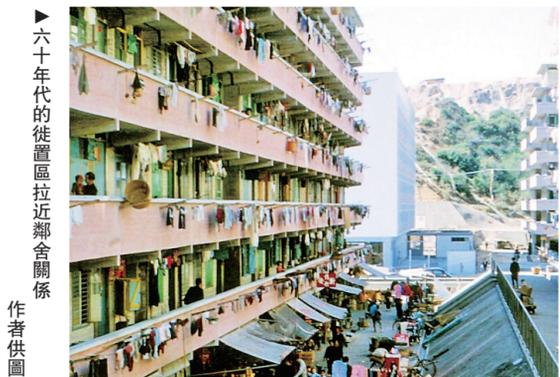
香江  
憶記

今時今日的香港，大多數人的居住環境雖然較五、六十年代大有改善，但無可否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大不如前，試問一句：你知道鄰居姓什麼嗎？相信很多人都會答：唔知道！這的確是今日香港的普遍現象。

回想在筆者孩提時代，一家五口住在一間只有百二十平方呎的徙置區單位，但鄰居之間的關係卻非常良好，這多或少與樓宇的設計和睦鄰意識有很大關係，那個時候的徙置區，樓高只有七至八層，但採用中央或單邊走廊式設計，家家戶戶出入都要走同一通道，一條長長的走廊連繫數十伙，甚至過百伙人家，在這條走廊上朝見口晚見面，加上樓宇沒有電梯，彼此見面的機會就更加多了。

由於居住面積細小，所以每家人的小孩子都缺乏活動空間，被迫走到走廊上去嬉戲，家家如是，鄰家的小孩子就發生密不可分鄰里關係，而父母也因為子女的行為而令鄰舍關係更熟絡，那時候，街坊有什麼好吃的東西，都會主動彼此分享，有好事就奔走相告，而遇到有困難的時候，也會互相伸出援手，甚至小至煮飯時米缸缺米，鄰居也樂意幫助，而父母為了返工而沒有辦法照顧孩子的話，鄰居亦會義不容辭協助看管，總之彼此生活環境雖然欠佳，但都活得樂也融融，一方有難，百方支援，幫人不問回報。

反觀今天，舊式樓宇買少見少，新型屋苑都採用塔式樓宇設計，就算公共屋邨也如是，一梯或一翼只有數伙，人人回家後就關上大門，鄰居事情一於少理，加上甚少機會碰面，就形成鄰舍關係疏遠冷落，不要說毫不了解鄰舍家庭狀況，就算在街上碰見，也會因為沒有機會認識而彼此視為陌路人，這樣的鄰舍關係真的好嗎？



六十年的徙置區拉近鄰舍關係  
作者供圖

## 相見亦難

延靜



人生  
在線

我有兩個妹妹，都住在北京；老伴兒的妹妹、表妹、表弟也都住在北京，但我們相見並不容易，湊到一起聚會就更難。去年九月聚會一次後，到現在四個月了，還沒有湊到一起再聚會。

所以如此，一是我們住的分散。我家在城市東邊，兩個妹妹家，一個住在北邊，一個住在南邊，相距很遠。老伴兒的妹妹住在城市西邊，表妹、表弟住在北邊，相距更遠。北京堵車，相互間個別來往串門，乘車路上最少要花一個多小時，遇見嚴重堵車，說不定要花兩個小時。如果聚會，我們選一個居中地方的餐館，大家都跑跑，但又都不會花太多時間，而避開到誰家裏去。

二是我們年紀大，也是聚會難的一個原因。我們十幾個人，多數年過七旬，最大的幾人已進入耄耋之年，行動不是很方便。記得十幾年前我們聚會，都是乘坐公交或地鐵，趕往聚會地點，但現在幾乎都改為打出租車了。我們中的一人已坐輪椅，除非在她家附近餐館聚會外，非打出租車前往不成。

今年北京鬧流感，也影響了我們的聚會。本來已定好去年十二月聚會一次，為即將前往奧克蘭看望女兒一家的老伴兒表弟夫婦送行，但因我患了感冒沒有搞成。本來我不去就算了，其他人還可聚會，但後來我的感冒鬧大，老伴兒為照顧我也決定不去了。後來才知道，因為還有人還感冒沒有完全好，那次聚會最終取消。新年本來想聚會一下，也因有人患流感沒有搞成。

外人可能以為，你們都住在一個城市，一定會經常見面或聚會，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坦率說，住在一個城市，親友之間老不能見面或聚會，心裏也不是個滋味。最近我查看了氣象預報，選擇了一個天氣好的日子，準備和兩個妹妹聚會一次，一聯繫，她們也都有這個願望。但願預報準確，到那天不要颶風或下大雪影響我們的聚會。



閒話  
煙雨

魯迅先生對鬍子有研究。魯迅先生的鬍子也值得講究。

魯迅和其弟周作人都是日本留學生，明顯受東洋文化的影響，魯迅開始蓄鬚成八撇鬍，其弟周作人的鬍子更是，都明顯受日本鬍影響，這勿庸諱言。魯迅熱愛日本文學，不憎恨日本人，且有數位極要好的日本朋友。魯迅兄弟倆曾經和一群日本文人留影，分不出誰是日本人誰是中國人，冷眼看看之，魯迅兄弟更像日本人，尤其是哥倆的「日本八撇鬍」。魯迅留日鬍子極有可能受到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影響，學習夏目漱石，當然包括夏目漱石引以為自豪的鬍子。

魯迅從日本留學回到家鄉紹興時，他那上翹的八撇鬍讓撐船的船夫認成是日本人。無論魯迅怎麼解釋船夫都不相信，只說「先生您的中國話說得真好」。

民國初年，中國老百姓對日本人的判斷標準有兩條，之一是個矮；之二是仁丹鬍。這兩條魯迅都中了，所以船夫一口咬定他是日本人。那時候日本商品在中國城鄉間騰得最厲害的就是仁丹，彷彿日本國再無其他商

品出口，仁丹上印着一位日本男人，長着濃重的八撇鬍，中國老百姓呼之為日本仁丹鬍。日本人當年留這種「日本仁丹鬍」非常普遍，可謂朝裏朝外，軍民官商，似乎日本成年男人的標誌就是仁丹鬍，連日本明治天皇也留着兩邊上翹的「日本仁丹鬍」。中國人指的日本仁丹鬍還包括另一種日本人愛蓄的鬍子，中國人叫日本衛生鬍，就是在鼻子的正下方留有一小塊鬍子，其餘的地方剃得烏青淨光。日本人的衛生鬍是有講究的，不是誰想留就留，那就有可能引來殺身之禍。原來日本人留衛生鬍是一種劍道的標誌，日本劍道上段才能留此鬍鬚，三段以上那鬍鬚才能大小像中國的半塊豆腐乾。你留有「日本衛生鬍」其他有劍道的劍客就可以向你挑戰。中國人的解釋是，日本人留「衛生鬍」是因為怕鼻涕流進嘴裏，為講衛生才那樣蓄鬚。魯迅不具備日本武士的劍道，故他雖然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也只能留「仁丹鬍」。周作人亦然，雖然娶了日本媳婦，也不能留

## 從魯迅的鬍子說起

白頭翁

「衛生鬍」只能蓄「仁丹鬍」。但鬍子也的確給魯迅引來了些麻煩，有人就以此攻擊魯迅，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鬍子又這樣。讓魯迅欲辯無詞。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但他也沒輒，最終把自己的鬍子上翹的兩端剪掉，以示告別「仁丹鬍」，成為後來魯迅最有代表性的一字鬍。

康有為的鬍子也極有代表性，他的鬍子是鯨魚鬚的典範，兩小絡細細的鬍鬚從嘴唇兩個勾下來。康有為規矩大，非見名人不捋鬚，你夠不夠格，就看康有為捋不捋他那兩撇鯨魚鬚。有人言：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康有為須再加一句：鬍鬚還是自家的好。據云康有為的鯨魚鬚有特異功能，在其拜見皇帝或聖人時，其鯨魚鬚會瑟瑟發顫，微微上揚。光緒皇帝就曾為此驚訝。當年吳佩孚過五十大壽時，曾請康有為到洛陽。見到吳佩孚時，康有為的鯨魚鬚竟然瑟瑟揚揚起來，眾皆大驚，康有為、吳佩孚亦大驚，亦大喜。康有為極度興奮，提筆一揮

留下了千古壽聯：「牧野鷹揚，百歲勳名才一半；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是夜，吳佩孚大醉，康有為亦大醉。

李大釗的鬍子也極有風格，在北大上課時，很多人尤其是女學生，除為聽課，還為一飽眼福，看李大釗的鬍鬚，據說那是典型的歐洲「土耳其鬍鬚」，能和李大釗的鬍子神形兼似的是民國第二任大總統黎元洪。

孫中山先生年輕時也受洋派的影響，留的鬍鬚是兩邊上翹的「八撇鬍」，後到晚年，鬍鬚不再上翹，成典型的一字鬍。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時就模仿孫中山蓄鬚，以後蔣介石一生未變，晚年到台灣，鬚髮皆白，仍然是雪白一字鬍，別有風采，別有尊嚴。從袁世凱開始，民國時期的大總統、大將軍、北洋將領的鬍子似乎都是從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八撇鬍」，也可稱「仁丹鬍」。其中最為風格，最搶眼神的應該是曹錕。

曹錕名聲不太好，史上稱「賄選總統」

，我認為「賄選總統」總比「刺刀總統」、「手槍總統」要文明。曹錕是北洋大將，其鬍子自其當團長就開始蓄養。典型標準的「八撇鬍」，鬍子的左右兩邊上翹，當上總統以後，春風得意，雖然已經六十一歲了，但其鬍鬚一度會翻成龍鬚狀。曹錕的血壯，其鬍鬚濃密黝黑，趴在曹錕的臉上，的確是一道風景線。後來曹錕被馮玉祥趕下台，跑到天津閒居，短短幾年竟然鬍鬚皆白，「八撇鬍」也變成兩稍下垂的「鯨魚鬚」，一副老態龍鍾的神態，方知鬍鬚也要精神養着。最有意思的是辯帥張勳。復辟失敗後，張勳急避荷蘭公使館，但外面通緝愈緊，軍隊直指荷蘭公使館。有人建議請辯帥去辦，乘機逃走，去天津租界再作打算，沒想到辯帥一蹶腳，一甩辮，斬釘截鐵，寧可掉頭，絕不剪辮！無奈又有人建議，趕快剃去「八撇鬍」，三十六計走為上。辯帥的鬍子也是出名的，生死關頭，張勳考慮後作出抉擇，剃鬚保命！後經千難萬險逃到天津，但張勳從此不再照鏡子，直到家人告訴他鬍鬚如舊矣，才讓人拿過鏡子仔細照，仔細看，看着看着辯帥一聲長嘆竟然掉下淚來，有誰知道辯帥為何流淚？

(下)

## 車輪上的國度

小冰

量居世界之首，上班族幾乎人人一車。這一切都說明一個現象，公路四通八達。

汽車重要，駕照更重要，美國人對駕照的認可性極強。駕照不單是車手的駕駛許可證，還在訂酒店、註冊會員，甚至開支票、使用信用卡時當身份證用，上面的簽名、照片以及防偽設計，就是主人的身份證明了。

美國的高速公路幾乎不收費，兩旁極少有林蔭道，車外景物沒遮沒掩的，是怎樣就怎樣。近處的民居民俗、田間作物，遠處的大山森林、天空雲彩，大大方方，一覽無遺。

他們高速路上的拼車道（carpool lane）值得一提。洛杉磯的四十五號高速路，是全美最繁忙的路段，最左邊那條車道，被稱為拼車道。拼車道只允許二人以上的車輛通行，工作日早上五點到九點，下午三點到七點，甚至只允許三人以上的車輛使用。那是一條讓一人車司機羨慕的車道，暢通、快速，不易塞車，以此鼓勵人們環保用車。拼車道禁止一人車使用，違者罰款高額。

法理上，美國不限制駕車者的年齡，只是年滿九十二歲的長者，得重考駕照，以確認健康狀態是否勝任開車。但是喬治說過一件有趣

的事：「母親九十二歲那年去重考駕照，路考通過了，身體指標也沒問題，卻仍未獲得駕照。老人不服，上訴法院，依然不發，且不給個說法。」這事也說明，駕車年齡實際上到九十二歲就止了。不過有的州規矩不同。

中國的高速公路晚於美國好幾十年，但是自一九八四年修成第一條到二〇一三年，中國高速路的長度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不過，中國高速路上的服務，還有待改善和完善。

美國和中國一樣，是全球跨經度最長，跨緯度最寬的國家之一。若駕車旅行，兩三天時間，縱穿南北，從熱帶到溫帶再到寒帶，四季風光急劇變化，衣服加了又加，一件比一件厚。若橫貫東西，三四天，從東部的新英格蘭移民特色，到中西部的牛仔風，再到西部三藩市的華人社區，一路獲取美國的多元文化。

美國乘巴士旅行的人也不少，特別是學生族。乘巴士便宜，加上學生可以買折扣卡，一卡到手，立即享受百分之十五的折扣，和百分之五十的行李託運優惠。美國最大的巴士公司灰狗（greyhound），其票價不穩定，像股價一樣天天變，若碰準了，便宜得很。

## 「虎嘯龍吟」現人心

阮阮



自由  
談

以前，對國內的影視產業關注得並不多，回國之後不需要惡補一番，也算是拓展一下個人文化內涵的寬度。朋友推薦了這部《大軍師司馬懿之虎嘯龍吟》，看罷回想少年時讀過的《三國演義》，當時年紀小，讀來只覺得那是一個亂世爭鬥中的大浪淘沙，如今再看三國劇，倒也有了一番新的感悟。

簡單地說，三國魏晉南北朝就是一個霸道崛起，王道衰落的時代，《三國演義》影射的是羅貫中所處的時代和觀念，而《虎嘯龍吟》影射的正是今天的這個時代和人心，一個是被權力文化和強者文化左右的生存環境，另一個是被權力和達爾文主義腐蝕並扭曲的人心。

劇中的司馬懿由初期的典型儒家士族，到後來轉化為一個精緻功利主義者，這個轉變與各大官鬥劇中女主的轉變應該是如出一轍的——一個在權力場域中浸潤甚久的人，無論男女，都會像《指環王》裏戴上魔戒一樣，逐漸被權力腐蝕。而掌大權的男性黑化起來，只會比女性來得更加驚心動魄。

漢末曹魏時期，世家大族崛起，皇權衰落，門閥政治實力為王，曹丕篡漢，本就因合法性而導致正大光明之氣不足；司馬懿魏，他接受着大魏君主的賜予的至高的封號與巨大的政治軍事資源而奪其君位，忘恩負義，與儒家君臣忠義之道相悖。如果說曹丕篡漢是不流血的禪讓，是對傳統的破壞，此時門閥政治仍是有底線的；而司馬家族的流血篡魏更加劇了傳統與德性雙重敗壞的亂世趨勢，顛覆了兩漢以來的貴族政治根基，又沒有建立新的政治基礎，在當權者行事毫無底線，不尊重規則，不講道德，以殺戮來維護私欲，精英士族們人人自危的背景下，局勢由權力的遊戲向更加惡化無底線的叢林法則方向發展。

影視作品總會在歷史的基礎上做出文學性質的修改，在權力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來，司馬懿也是有無奈的。至少劇中呈現出來的是這樣一副「逼善為惡」的模樣：司馬懿再次還朝，從文帝手中接過印綬，成為明帝開朝的朝堂



在內地掀起討論熱潮  
作者供圖

柱石。他代表的已經不僅僅是司馬家一家了，他是天下文臣學子的榜樣和希望，是忠臣賢良的楷模，更是代表了士大夫這一政治核心力量的階層。司馬家的命運，早就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捨得榮辱的地步了。

我能理解，在熟知這段歷史的人們心目之中應該始終都會認為，司馬懿比之曹操，亦如偽君子比之真小人，即便在劇中，他最後的黑化也是一種變質，一種對信仰的背棄，一種野心家暴露本性後的模樣。然而憑心而論，世間有幾人能在權力唾手可得之時，一再被打壓之後，還依舊清高地掌控個人私慾呢？一將功成萬骨枯，當司馬懿心中的慾望真的爆發之時，人性對權利的貪慾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即便桀叛親離也要換得權傾朝野。得與失之間，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究竟值不值。

生活在如今這個社會風氣相對自由的時代，人們的選擇更多，加之家族榮譽信仰此類價值觀的缺失，自然明白不了司馬懿和諸葛亮所處的年代。那個年代，追尋自己而不顧公義會被視作異類旁人，不入主流，人微言輕，繼而無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譬如如何馮馬，一表人才，但放浪形骸，文采稍遜，若不是攀結上大將軍，又何嘗真正入主流過呢？說到底，在當時那樣一個強調公眾道德修養的年代裏，誰特立獨行誰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即便是曹操那

樣風雲際會的人物，也未敢與天下士族之心為敵。那麼，又何必苛求司馬懿能做到盡善盡美呢？

誠然，司馬懿大將軍曹爽三族，又巧計騙王司空自縛其罪，是小人之舉，乃權臣所為。但當漢室帝王要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卻還從來不給他一個穩定的環境來循序漸進實現這一切的時候，凡人如斯，又如何能留得住那顆一再隱忍的初心？

「依依東望」司馬懿望的是人心，是時間，是他心猿意馬間初心與現實的搏弈。由「不惑」走到「知天命」，他望當下，望身後，最後才望此生，隨着閱歷的增加，隨着成就與代價的雙重累積，「依依東望」的內涵也在不斷加深。無論後世書如何評說，司馬懿都在一生的隱忍，一生的「依依東望」之中，終於成為握劍之人，成為了豪傑輩出的三國時代裏，笑到最後的那個人。

楊修死前曾與司馬懿交心而談：「記得告訴我，那會兒死和現在死有什麼區別？」這個區別，司馬懿用時間回答了，用一生的「依依東望」回答了，也用他的人心之變回答了。

，我認為「賄選總統」總比「刺刀總統」、「手槍總統」要文明。曹錕是北洋大將，其鬍子自其當團長就開始蓄養。典型標準的「八撇鬍」，鬍子的左右兩邊上翹，當上總統以後，春風得意，雖然已經六十一歲了，但其鬍鬚一度會翻成龍鬚狀。曹錕的血壯，其鬍鬚濃密黝黑，趴在曹錕的臉上，的確是一道風景線。後來曹錕被馮玉祥趕下台，跑到天津閒居，短短幾年竟然鬍鬚皆白，「八撇鬍」也變成兩稍下垂的「鯨魚鬚」，一副老態龍鍾的神態，方知鬍鬚也要精神養着。最有意思的是辯帥張勳。復辟失敗後，張勳急避荷蘭公使館，但外面通緝愈緊，軍隊直指荷蘭公使館。有人建議請辯帥去辦，乘機逃走，去天津租界再作打算，沒想到辯帥一蹶腳，一甩辮，斬釘截鐵，寧可掉頭，絕不剪辮！無奈又有人建議，趕快剃去「八撇鬍」，三十六計走為上。辯帥的鬍子也是出名的，生死關頭，張勳考慮後作出抉擇，剃鬚保命！後經千難萬險逃到天津，但張勳從此不再照鏡子，直到家人告訴他鬍鬚如舊矣，才讓人拿過鏡子仔細照，仔細看，看着看着辯帥一聲長嘆竟然掉下淚來，有誰知道辯帥為何流淚？

(下)